

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

——吴翠芬《散花集》序

莫砺锋

桌上放着吴翠芬教授的两本遗著，左边的是《流星集》，内容是散记、随笔、诗歌、楹联及绘画作品。右边的是《散花集》，内容是文学评论、书评书序、文学漫笔及作品鉴赏。两本书都是由吴教授的夫君王立兴教授所编，前者新近付梓，尚散发着油墨的清香；后者则是一堆文稿，还有若干篇章存于电脑U盘中。王立兴老师命我为后者撰序，乘此机会，我将两种遗著都认真拜读一过，眼前时时浮现吴老师的音容笑貌。

我三十六年前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时就认识吴翠芬、王立兴两位老师了，当时因自己学业基础薄弱，导师程千帆先生又督责甚严，故急于“恶补”，日夜苦读，除了程先生亲自讲授的两门课之外，未曾旁听其他老师的任何课程，但对吴老师讲课的生动精彩颇有耳闻，心向往之。后来又屡屡在学校的橱窗里看到她所画的梅花，也常听人称她为中文系的“才女”。几年后我毕业留校任教，与两位老师成为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，稍后又成为居住在南秀村的邻居，见面的机会就多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两位老师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补的：吴老师主攻魏晋唐宋文学，王老师则主攻明清近代文学；吴老师兴趣广泛、多才多艺，王老师则沉潜学术、心无旁骛；吴老师性情爽朗、快人快语，王老师则性格随和、温文敦厚……凡此种种，《流星集》附录的亲友追悼文字皆有涉及，兹不赘述。本文作为《散花集》的序言，只想就吴老师的学术研究谈一些看法。

从表面上看，《流星集》所收文字皆属于文学创作，而《散花集》所收文字则属于学术研究。在当今高校的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体系中，只有后者才算“研究成果”，才能填入“学术成果统计表”，前者则不受重视，甚至被视若无物。然而这样的评价

标准合理吗？至少在中文学科的范围內，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否定。

首先，教师的天职是传道、授业，做好教学工作才是教师最重要的职责。那么，在中文学科的范围內，一个大学教师怎样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人才呢？或者说，一个具有何种素质的大学教师才能胜任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呢？中文学科的学生，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，也无论他们毕业后从事什么性质的工作，最重要的专业素养当然是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。如果只学到一些学术研究所需的概念、术语，只能写一些枯燥乏味的论文，而对汉语、汉字的精妙灵动毫无感觉，那样的中文系学生就是完全不合格的。所以，大学中文学科的教师，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学感悟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写作能力。试看南京大学中文学科的前辈著名学者如王伯沆、黄季刚、胡翔冬、胡小石、汪辟疆、吴瞿安等先生，哪一位不是既能从事学术著述，又擅长诗词歌赋？吴翠芬老师本是胡小石先生的入室弟子，她对书画艺术的爱好，她在诗词楹联中表现出来的灵性才气，都与胡先生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。吴老师所以能把唐诗宋词讲得兴趣盎然，引人入胜，是与她擅长诗词写作互为表里的。吴老师曾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，也曾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对外国留学生传授中国书画艺术，都受到热烈欢迎，说明她具备作为古典诗词研究者最需要的灵心慧性。

其次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，究竟以什么样的成果最为重要？时下的学界似乎最重视理论分析或史实考订这两类成果，在形式上则以格式严谨的学术论文为主，而分析作品艺术特点的文字则常被归于“鉴赏”一类而颇遭轻视。但是事实上人们所以会从事文学研究，其原初动力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喜爱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之所以会心无旁骛地过着坚守故纸堆的冷清生涯，其深层的动因就是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最初审美体验。孔子说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只有在研究工作中能产生愉悦感的人才可能得出较好的成绩，只要我们读一读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、闻一多的《杜甫》、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，就能体会到这一点。正因如此，当程千帆先生介绍其治学经验时，才会大声疾呼要“感字当头”：“文学活动，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，其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，而不是理性的，是‘感’字当头，而不是‘知’字当头。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，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，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，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。由感动而理解，由理解而判断，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，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。”我对此深信不疑。我相信，任何研究文学的人，无论他后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有多远，都无法忘记阅读作品时获得的原初感动。我也相信，如果

一个人面对着唐宋诗词的精彩绝艳而无动于衷，那他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古典文学研究者。

《散花集》中的文章，并不缺乏严谨的学术论文，比如颇具理论深度的长文《谢灵运山水诗的美学追求》，以及精于考订的短论《此章水非彼漳水》，说明吴老师对此类文章“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”。然而毋庸讳言，此书中最有学术个性，也最引人入胜的首推鉴赏文章。试以原载《唐诗鉴赏辞典》的关于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的一篇为例略作分析。《唐诗鉴赏辞典》首版于1983年，是国内古典文学鉴赏类图书的开创风气者，至今已累计发行300万册。此书共选唐诗名篇1100首，其撰稿人名单堪称豪华阵容，其中如俞平伯、程千帆、钱仲联、萧涤非、王季思、沈祖棻、周振甫、施蛰存、王运熙、周汝昌等，皆为名震遐迩的前辈、学界翘楚。吴老师当时刚到中年，无论年辈还是学术地位，都与上述诸人不可同日而语。然而我认为，吴老师的文章与诸位前辈相比，非但毫不逊色，而且以独特的感悟和细密的分析而独树一帜。如果说张若虚因《春江花月夜》而“孤篇横绝，竟为大家”，也不妨说吴老师因此文而在唐诗鉴赏界里“孤篇横绝，竟为名家”，不少外地高校的学界同仁就是通过这篇文章而认识吴老师的。据王立兴老师回忆，吴老师曾谦称自己写此类文章是“栽培一些小花小草娱情悦性”，其实，如果把古代文学研究界比成一座气象万千的大花园，那些篇幅浩繁的学术巨著就像浓荫匝地的参天大树，而短小灵活的鉴赏文字就是姹紫嫣红的百草千卉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况且从根本的意义上说，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，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，从而获得精神滋养。孔子有言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吴老师所说的“娱情悦性”，颇合孔子的精神。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会在学术圈内产生影响，生动灵活的鉴赏或讲授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。所以我认为，《散花集》中的鉴赏类文章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。

王立兴老师将吴老师的这本遗著题作《散花集》，含意是“这些评论和鉴赏文章只是飘洒在大地上的一朵朵散花”。吴老师终身喜爱画梅，她的精神，她的风骨，正如凌寒傲雪的梅花，《散花集》中的朵朵散花，应是特指梅花。因为梅花冬开春谢，百花中只有她当得起清人龚自珍的诗句：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谨引此语以纪念在古典文学的研究、普及工作中辛勤一生的吴翠芬老师。

注：《散花集》，吴翠芬著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。